

可以有《叹春风》 更需要《她的海》

——中国原创舞台给“她”的作品更应激发人性光芒

◆ 朱光

如果说“叹春风”这三个字还蛮风雅,那么“公狗剧场”这四个字绝不风雅。剧名可以换,但团名不会换——这是文艺团体绝不动摇的自我定位。当舞剧《叹春风》在去年上演500场,总票房逾1亿元之际,有人问——艺术与市场之间的问题,是天问吗?

不,这不是天问。市场反映的只是当前全民艺术审美的平均水准,或曰当前市场上受最广大观众欢迎的产品的艺术层次。毫无疑问,当前进剧场的女性观众比例创历史新高到逾80%。毫无疑问,当前以商业价值为最大取向的娱乐产品一直在鼓吹“她经济”。毫无疑问,当前以提供情绪价值为主的艺术形式——舞剧、音乐剧的票房肯定比顺带还提供理性反思的话剧要高得多。毫无疑问,文艺工作者都懂得文化产品与娱乐产品的界限——在情绪上,前者会爽,但有刺痛,多半可能提供解药;后者只会爽爽爽,本身就是麻药。

音乐剧《她的海》本周在上海文化广场亮相之前,《叹春风》确实给女性观众创造了感官高峰体验的一种——即便无论哪个主创团队都不喜欢被“对比”,即便“剧女”反对“拉踩”,但是看完《她的海》之后,终于可以大声疾呼——中国原创舞台给“她”的作品,可以提供情绪价值更应激发人性光芒。因为,《她的海》做到了,它有人性光芒!它激发每一个女性成为更完善的人!

《她的海》的故事取自真人真事,挖掘自电影《加勒比海盗4》中“清夫人”的原型,挖掘自中国南海亦即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水域一带的置家人中的真实历史。置家人是为避战乱而常年生活在水上的人家——擅长做菜的后来就发明了如今广为人知的“避风塘”菜系,善武的就发展成海盗……该剧唯一的女主人公石香姑被请到海盗船上,成为头领郑一的夫人,人称“郑一嫂”。两人恩

爱,加上石香姑时常“干扰”郑一的统领——如看不得第二个女性被暴力掳上船成为“二当家”的夫人……“二当家”就以鸦片“药死”了郑一,并企图篡权夺位。在郑一义子张保仔的帮助下,石香姑反而成为“海盜全男团”的首领,并领导他们反鸦片乃至打败了葡萄牙战舰……最终,张保仔官至大清三品武官。如今,香港维多利亚港依然有“张保仔号”游船,是颇有意思的夜经济项目,因为张保仔当时的“势力范围”就是如今的港岛——历史(History),确实都是“他的故事”(History),疏漏了石香姑。而由上海导演徐俊执导,正在上戏编剧专博班就读的青年剧作家李宜橙创作的音乐剧《她的海》,以精良的艺术品质、磅礴的人性力量,把海盗船和汪洋搬上了舞台,成为中国原创音乐剧正向女性题材的“旗舰之作”。

全剧不仅激励女性观众以更完整的人性视角看待“人生海海”的各种命运挑战,更以石香姑的选择、智慧和斗志,鼓舞每一个人劈波斩浪。它提供的情绪价值昂扬向上,表现在剧场里,就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奋力鼓掌——让观众看到女主角与命运抗争成功之后的“爽”,让观众看到自己也有战胜不公的可能。女观众对该剧的“不满”在于——石香姑的故事能不能再细腻地展开一些,尤其是与张保仔的爱情?她们不顾2个多小时的音乐剧远不如30集电视剧连续剧那样可以承载更多的剧情与细节。

与此同时,音乐剧《她的海》就是纯粹为剧场、为舞台打造,颇能体现“现场造梦”的导演艺术能力的佳作。舞台剧的艺术价值之一,就是能摒弃属于影视的影像手法——即便这是最“照顾”广大观众艺术理解力的方式,单纯为舞台打造只能在剧场、在现场体验的“魔法”。例如,全剧开场,石香姑就

被“悬”在舞台上空,仿佛在大海中游弋——这也是上半场的收尾。

这个场景既唯美诗意,又充满悬念还令人好奇——哇,这是怎么做到的?剧组发明了大摇臂“固定”女主角的方式,让她仿佛“凭空”飘荡。优秀舞台剧,就是要制造物理上的视觉奇观、精神上的魔法时刻——前者体现剧组的艺术想象力,后者激励观众向上向善。

舞剧、音乐剧,是当前舞台剧中最具有市场价值的文艺作品,最能吸引广大女观众埋单的艺术形式。如果没有音乐剧《她的海》的问世,仅有舞剧《叹春风》为女观众欣赏能力“代言”,未免会令人提出“天问”。

公狗剧场如坚持以往只跳现代舞的道路,怕是会“团灭”。女观众求偶不成求偶像的人性需求确实也要释放。供应方可以放低身段,需求方可以花钱购买,供需匹配,自然两旺。但是,这不应该覆盖所有市场。相比之下,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容易赚的都是下三路。因为每一个文艺创作者,都深谙色性也最来钱,都知道底线在哪儿怎么“擦边”——就是做得出吗?并且,也都擅长赋予自身意义、赋予团队价值——就是说得出吗?

作品,就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所有品格的“代言”。为哪一部作品埋单,就是每一个观众所有精神向往所在。我们乐见彼此健康良性的长期循环。她与他,无论性别,都首先是“人”;赚与不赚,无论形式,都首先是“品”。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



《蜜语纪》之不蜜点

◆ 南妮

看名字,《蜜语纪》该是甜甜的,但其中也有不少“不蜜点”。

其一,朱珠、钟汉良主演的38集电视剧《蜜语纪》,导致女主角许蜜语婚姻破裂,又在许蜜语五星酒店的工作中,进行大肆干扰的第三者鲁贞贞有着影史上最好看的小三戏。她次次打扮得漂亮得体、时尚可人,但次次是将自尊视为粪土、拿强悍当作优雅。本来许蜜语与鲁贞贞还不是同事。鲁贞贞成功将许蜜语丈夫拿获,被明媒正娶之后,许蜜语到哪儿上班,鲁贞贞竟然也到那儿上班。审美观分裂到令人炸裂。小心脏强大到不怕任何来自人类女性可能有的羞惭之类的道德消耗。前十多集,鲁贞贞花样百出,蛇蝎美人有限空间横空打怪。这是一种AI式的设计、AI式的制作。

其二,最后一集,少女鲁贞贞的戏。编导解释她为何如此冷血,是因为她妈冷血。女大学生的宿舍下两屋漏,所有人都回家了。鲁贞贞的再嫁妈妈,却拒绝她进屋。因为她的新丈夫不知道她有个女儿。瓢泼大雨中,她妈对淋得湿透的女儿说,要成为人生的狠角色,你才可能有逆袭的荣光。且不说是否符合为人之母的人性真实,本来蛇蝎得很独特的鲁贞贞,被硬性逻辑化了。逻辑化了,意象反而狭隘化了。先前的戏剧观赏性自打,沉重的伦理性强逼人思考,无趣,套路。

其三,自从知道钟汉良的头发是戴了假头套之后,看他的感情戏就有心理障碍了。《何以笙箫默》中浪漫温情的童话王子,变成了戴假头套的油膩汉子。50岁当然不可能有茂盛头发。那么,就为许蜜语设计一段符合50岁审美的恋爱吧。假头套已经作假了,感情戏何以真?真是为难钟汉良了。有时远镜恍惚间还是那个干净优雅的爱情王子,有时候瞅着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头了。所谓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就像用了假名牌后,女人的气场随之改变,钟汉良亦如此。小跑追美的气喘吁吁,已经顶不住小其十岁的朱珠主动表白时的雄性配合气势。钟汉良的职场戏还是可以的,儒雅总裁,人文经理。但感情高潮戏没戏。自己都没冲势与气场。以醉酒示爱之戏,本就丑陋。一夜情之后,躺在床上“欢娱”后的侧脸,完全是老年人的。朱珠仍然美。为何要设计这场应该藏拙的戏?后来的正式表白,回归《何以笙箫默》的轻浪漫风格。比喝酒、脱衣、床戏要好许多。

最后,第十三集,关于从马桶捞钻石的戏。粗壮中年女客,升舱到浦荣饭店豪华套房,讹诈女服务员偷了她价值十万元的钻戒。“一般人会因失去心爱之物,而一幕幕脑中倒带子,费心回想戒指是怎么失踪的。女客人却迅捷索要10万元赔偿。必然有诈。”大堂经理许蜜语的判断是对的。她一瞅,客人卫生间的马桶里似乎有冲水不清的障碍物。调虎离山计后,就叫来师傅拆马桶。师傅拆好了,许经理费劲在排泄物里捞、捡、看。皱着的眉头,显示着劳动模范不怕脏与臭。但我们怕。即使隔着屏幕,即使知道马桶只是道具。也许我们的怕臭,是替许经理不值当。“就不能戴个口罩吗?大酒店里什么没有?”睡觉时还涂口红,电视剧的老毛病。这回捞臭不戴口罩的新毛病,实在有违上海五星级酒店的水准。如今的时代,就是掏粪的郊区农民也会戴个口罩。不仅仅是嫌臭,是防熏怕损身。

300年前的流行乐玩出新花样

赏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音乐会

五月的夜晚,当巴洛克音乐的纯粹与优雅在乐厅中流淌,一场跨越300年的听觉之旅就此展开。建团74年的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I MUSICI)再度回归他们熟悉的上海舞台,以精湛的演绎和严谨的演奏风格,带领爱乐者们一同走进科雷利、吉米尼亚尼与维瓦尔第共同构建的黄金时代。



本场音乐会在科雷利的《D大调大协奏曲》中拉开序幕。作为巴洛克大协奏曲形式的奠基者之一,科雷利的作品展现了早期巴洛克音乐的结构美感。意大利合奏团对这首作品的处理精准而克制,独奏组与全奏组之间的对话清晰分明,装饰音的演绎恰到好处地华丽而不失节制,体现了意大利巴洛克音乐家特有的优雅风范。

维瓦尔第的《g小调双大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温柔时刻的表达”,亦是本场音乐会的一大亮点。大提琴家彼得罗·博斯纳与卢卡·西尼奥里尼的默契配合令人印象深刻。两位演奏家在乐句呼吸间的呼应细腻入微,低音弦乐的温暖音色在中低音区形成独特的和声厚度,将维瓦尔第在这部作品中展现的抒情诗意诠释得淋漓尽致。尤其是

第二乐章的如歌旋律,弦乐的颤音与揉弦运用充分展现了巴洛克风格下的情感张力。

音乐会的高潮无疑是维瓦尔第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意大利合奏团与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紧密相连,于1955年首次录制该作品,并留下了第一张立体声唱片版本。合奏团对《四季》进行了多次录制,其各版本唱片全球累计销量已超过2500万张,创下世界古典唱片销量纪录。首席小提琴马可·菲奥里尼的演奏技术精湛,音色明亮而富有穿透力,将春、夏、秋、冬四个乐章的意境刻画得入木三分。在“春”乐章中,E大调的明媚与鸟鸣声的模仿相得益彰,菲奥里尼的快速跑动流畅自如;“夏”乐章中g小调的紧张感通过弓法的力度变化被完美呈现,特别是第三乐章“狂风

暴雨”的高音区处理惊心动魄;“秋”乐章F大调的田园风格与狩猎场景的交替演绎自然生动;最后的“冬”乐章中f小调的凛冽寒风与室内温暖的对比通过音色明暗的变化得到充分表达。

整场音乐会最值得称道的是意大利合奏团对历史演奏法的把握。如同每一次在上海登台时的一样,合奏团精益求精,无论是在乐器选用、弓法运用、速度处理还是装饰音的即兴添加,都显示出对18世纪意大利音乐传统的深刻理解。演奏者们没有进行过度浪漫化的情感渲染,而是让音乐本身的结构美与节奏活力自然流露,坚持本真演绎和原汁原味呈现,这种克制恰恰符合巴洛克音乐的美学追求。

三百年,一声响,巴洛克,正年轻!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结合富有感染力的舞台呈现,为适应现代音乐厅演出效果,摒弃了古乐团使用羊肠弦、小音量的风格,改用音量更大的金属弦,声音明亮恢宏,演奏诠释更偏现代化,且细节把控精准,让古老的音符在现代化的音乐厅中焕发出年轻的光彩。这无疑是一次完美的演出体验,“花样”有变,内核不变!